

「從今爾後，汝應負　　之名。」

滲透那一層層薄薄的殼與膜，柔光這麼告訴他。

他知道這就是他的命運。或許也屬於在他附近、另一個微弱脈動的氣息。

大概是環境過於安逸，比起其他兄弟姊妹的經歷，他們正式誕生於這世界的時機來得更早、其實心智也更成熟。

所以他們……至少他可以清楚感受到，在手足間他們的存在是尷尬的。

那種想維持原有關係的小心翼翼、盡量避免直呼他們名諱的生硬暱稱、甚至當他們使用理應屬於他們的事物時那一閃即逝的克制，一再暗示著現有的一切或許並不……不對、應該說，都還不屬於他們。

比前面七個手足還遲出生的他們，以及與他們同個時段出生、同父異母的三胞胎，在家族族譜上的位置大大不同。

他倆在同輩的排行卻分別是第二與第三，而三胞胎則直接算在最後三位。

與他一同出生的兄弟因為排行和所知的常識不同而問過了娘親和父親，得到的只有溫柔的笑容，以及未來該知道的時候就會知道這類明顯胡亂搪塞的答案。

他知道，夜深人靜的時候大哥會來他的房間拜訪。

通常大哥都是不發一語地注視著他，很久很久之後才似感慨似哀悼地嘆氣離去。

偶爾發現其實他還醒著的時候，大哥就會裝作唉呀不小心走錯房間了、順便關心一下兄弟好了怎麼還沒睡呀是不是哪裡不舒服云云。

而且就算那樣，大哥替他蓋被關燈之後其實也不會馬上離去，依然是若有所思，只不過是倚著他關上的房門。好像是在擔心這樣刻意的關心會不會讓他發覺哪裡不對勁。

他有點難過，總覺得自己其實不該待在這。

所以再怎麼也想像三胞胎那樣輕鬆就能與手足們玩樂、和父母撒嬌，他也逼自己避開家人們，至少獨處誰也不礙著誰，而且他的本能讓他很享受居於高處的孤單。

只是真的很寂寞，寬容的天怎麼樣也彌補不了空虛感。

面對實際上應該稱呼姊姊倫理上卻是自己妹妹的那位手足的關愛，他總是很不自在。

過分的關心感覺像是某種補償。而且絕對不是給自己的，畢竟他才剛降生於這個世界。

他被暱稱為小牢，有一次和三胞胎同個母親生的「弟弟」米利安說叫小蒲不是比較順嗎的時候，在場的其他手足似乎讓周圍氣氛冰結了瞬間，然後這類話題就再也沒被提起，他們的名字似乎也成了禁忌「之一」。

兄弟姊妹這樣的態度，加上曾經詢問過父母相關話題的經驗，他選擇還是不再過問得好。父親說的，有些事情不知道會比較幸福。或許就是這樣吧。

他和總是往屋頂跑的兄弟想法相似，與其自己在場讓人尷尬不如就離開吧，不過冷血的他還是喜歡窩在家裡，反正手足之間除了四姊？或者說四妹？總之，除了她——還有本來就很愛東管西管的大哥——也沒人會主動找他，加上他的能力讓他可以確保自己想安靜時能避免被打擾。

父親的書房是他最喜歡鑽的探險地，家裡的孩子大部分都比較活潑，加上是父親辦公的地方——呃、可能偶爾也會變成幹壞事的地方——所以連大哥他們也不太會進來。

對他來說書是排遣寂寞的良伴，不過最近他開始感覺到書讀得太多似乎也不是好事。

出於好玩，他學著書中主人公的作法，將家中每個成員一個個列出來並標示出彼此關係，結果發現有兩處很明顯的漏洞，不管他怎麼想都無法有合理的解釋。

問題就在於他的「後輩」們，可可豆和樂多還勉強能說是「五弟」那邊的姻親，但是小莉莉和二太呢？他們倆和家族其他人似乎並沒有什麼直接關係。

後來他在父親習慣藏東西的地方翻到了族譜，發現這兩組「問題」是分別登記在他和他的兄弟之下。

為什麼？

他很困惑，本能想去挖掘出真相。

但直覺告訴他，誰也不能問、更不能告訴任何人。

有些事不知道會比較幸福。

所以他決定將列出的表單和疑惑一起放火燒了。

難得地，冒著寒風和兄弟在屋頂發呆了整天。

然後隔天兩人就一起感冒發高燒了。

不過因此讓大驚小怪的大哥勞動全家的時候好像有什麼空缺稍微被補足了，也挺不錯的。